



八住利雄 著

浮草日記

中国电影出版社

浮 草 日 記

(根据眞山保美小説改編)

〔日本〕八住利雄著

李 正 倫 譯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北京

浮 草 日 記

(根据真山保美小說改編)

(日本)八住利雄著

李正倫譯

*

中国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5}{32}$ ·印張2 $\frac{1}{4}$ ·擇頁1·字數50,000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4,500册 定價: 0.24元

統一書號: 10061.155

八住利雄 浮草日記

譯自日本ツナリオ第十一卷第八号

內容說明

这个剧本描写一个專演傳統剧目的小剧团在资本家把头的控制下所作的斗争。

资本家戏东为了賺錢和迎合所謂上流社会的低級趣味，除了百般剝削演員，还經常对市川馬五郎所领导的剧团加以刁难，强迫他們放弃优秀的傳統节目，而代之以色情戏剧和裸体舞等。他們拒絕了戏东的無理干涉，只好离开城市到矿山去演出，可是不凑巧却赶上了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当剧团正瀕于絕境的时候，煤矿工会給了他們很大的帮助，讓他們演出了鼓舞工人展开罢工斗争的戏，因而获得了工人們的热烈欢迎。这样不但大大地激發了工人的战斗热情；同时也深刻地教育了演員自己，使他們認識到艺术必須为劳动人民服务，艺术工作者只有和劳动人民共呼吸、共命运才是唯一的出路。



吉次：“我是不喝玉木屋这种收买人心的酒啊！”

阿庆：“爸爸，干吗老是那么低三下四的呀！玉木屋算是干什么的！”





他們在念台詞，准备練習角色的動作。

他們唱着歌和欢送的人們揮手告別。



(漸显)

乡村的街道

孩子們吵吵嚷嚷地跑过去。

馬五郎剧团的宣傳队从对面走来。这些人有的扮成旦角，有的扮成小丑。推着一輛破自行車的是三花臉中村音藏。自行車后座上放着一面鼓。

小丑市川傳助跟在后面打鼓。

武生市川吉次沒有戴假髮，只是头上纏着手巾。他扛着一面用戏报上特殊的字体写着“市川馬五郎剧团”字样的旗帜。

花旦坂东月太郎和三花臉市川弥太向圍上来看熱鬧的孩子們散戏报。

街道的一隅

在这个角落里有一个門面古旧的卖面条的小飯館。

人們在这个鋪子跟前停下来，市川傳助勁头十足地打着鼓。

街上的人們开始圍上来看熱鬧。

市川吉次大声地嚷着。

吉次：“好消息，好消息呀！”

音藏：（走上前来）“来呀！請大家听一听呀！今天晚上七点在貴地游乐戏院，由各位都很熟悉的市川馬五郎剧团繼續演出好戏。头一出戏是大家都知道的杂剧‘鈴鐺林’，第二

出是舞剧‘道成寺’，压轴戏是續演昨天晚上的全本‘千櫻仙太’，今晚一定演完。主角被那群坏蛋武士們包圍着，弄得进退兩难，他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呢？要知后事如何，就看今晚上的戏吧。这些都是市川馬五郎的拿手好戏，我想一定能博得大家的喝彩。剧团的人全都出場，大卖力气，通力合作，希望家家户户一个也不漏地早点入場呀！”

花旦坂东月太郎向观众撒戏报，他卖弄風情地扭了一下身軀，然后嬌声嬌气地說：“我說，您可來呀，您可一定來，不來我可不饒您！”

人們仍在敲着鼓。

面飯館的二樓

傳來鼓聲。

市川馬五郎剧团唱小生的中村新之助在喝酒。

市川傳助的未婚妻美佐子，縮着肩膀低着头坐在中村的對面。

新之助：（欠身望了望窗外）“真是一群傻瓜，跑到这个缺德的地方來宣傳！”

鼓聲高亢。

新之助：“我看你快去幫着他們撒撒戏報吧！”

美佐子：“新之助，這麼說，你是騙了我呀！”

新之助：“我不是說了嗎，我現在討厭女人！根本談不到騙不騙你，我早就說過咱們是露水夫妻！”

美佐子：“可是我……”

新之助：“本來嘛，你不是有傳助那樣一個好丈夫嗎？”

美佐子：（痴情地）“我沒臉再見他啦，我和你作出了這樣見不得人的事！”

新之助：“哈哈，你說什麼呀！傳助要沒有你還不上吊？

我呀，我可犯不上为了女人的事惹得别人怀恨在心！”

美佐子：“我这个人可太糊涂啦……”

新之助：“喂，你要是不快去，人家的宣传就要搞完啦！”

美佐子摇首挥泪。

新之助：（冷漠地）“那样的话，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可不负什么责任！”

鼓声愈来愈远。

游乐戏院的门口

门口挂着市川马五郎剧团的绘制得很粗糙的宣传牌子。

上街宣传的那些人走回来了。

传助把放着鼓的那辆自行车推到后院去。

吉次把他扛的那面旗子胡乱地往地上一插。

戏院的后台

剧团里弹三弦琴的阿民正在修补戏装。

她的六、七岁的孩子为吉规规矩矩地在她身旁画蜡笔画。

弥太和月太郎两人同声唱着歌走了进来。

阿民：“辛苦啦！”

弥太和月太郎饿得散了骨架似地躺倒了。

弥太：“肚子饿得动都不能动啦！”

月太郎：“我可受不了啦，尽管青春的血还在燃烧着，可是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

弥太：“他妈的玉木屋这小子说午间一定给顿米饭吃，可是每天中午一个人只给一碗面条。这个浑蛋东家简直是个喝人血的家伙！”

阿民：“可是（她颇为担心地），他说十天一结账，可老拖欠不給，钱……他能给我们吗？再不給孩子买件观衣的话……”

吉次和音藏走进来。

吉次：“新之助在嗎？就是这小子不跟大伙上街去宣傳！”

阿民：“新之助呀……”

吉次：“他哪兒去啦？”

阿民：“我看見他跟美佐子一塊兒出去啦！”

音藏：“我想准是这么回事唄。傳助也太可憐啦……

（用唱腔）傳助尙蒙在鼓里也！”

月太郎：“新之助这家伙手段真高明，女人老是一个接一个跟上了他……”

吉次：（非常气愤地）“渾蛋！不許把这事告訴傳助！”

恰在这时候傳助走了进来。

大家不約而同地沉默下来。

傳助：“阿民，你沒看見美佐子？”

阿民：（看到吉次向她使眼色）“啊，沒有看見。”

傳助：（自言自語地）“那么上哪里去了呢！”

在这令人煩悶的沉默中，弥太像發了瘋似地嚷起来。

弥太：“哎呀，肚子好餓呀！餓得我受不了啦！”

正在这时候，市川馬五郎的养女阿庆（艺名叫市川弥生），端着一筐白薯，手里还拿着一塊，滿口大嚼着跑了进来。

阿庆：“这白薯太好吃啦！你們看，这都是观众給的呀！”

弥太：（跳起来似的）“算等到啦！”

阿庆：“弥太老是嚷餓，你准是餓死鬼轉世！”

她說着，揀了一塊白薯冷不防地往弥太嘴里使勁一塞。

弥太：“好燙！”

阿庆哈哈大笑。

市川馬五郎走了进来。

馬五郎：“阿庆，干甚么，瞧你这付怪相！無論什么时候，你总是……”

阿庆：“我是在練習表演哪！”

馬五郎：“胡說！一个演青衣的演員……”

阿庆：“我明白，爸爸。青衣上台是不許拿白薯筐的！”

哄堂大笑。

馬五郎：（苦笑）“你明白就好啦！”

阿庆：“哎！”

阿庆把白薯筐放在破旧的草席上，人們都爭着来拿。

馬五郎：“阿庆！（他喊了一声后，就从衣袋里把包好的几包錢掏了出来）这是給大伙的錢，分給大家吧！”

人們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白薯，听到要給錢都喜形于色。

吉次：“是玉木屋給的？”

馬五郎：“嗯……不过比跟大家說过的数目少了一点。大家只好忍耐一时吧！”

說完，他走进隔壁的房間。

阿庆：（看了看錢包上写的名字，依次叫呼下去）“坂东月太郎！”

月太郎：（作了个花旦的姿势，并用念白的腔調来回答）“来啦！”

阿庆：“討厭你老是这付花旦腔！市川弥太！”

弥太：“謝謝啦！（說着，十分感激地伸手接錢）”

馬五郎的房間

比馬五郎年長兩三岁、約摸六十四五岁的中村扇藏正在吸烟。

馬五郎走了进来，把錢包遞給他。

扇藏：“嘿，真对不住您（按着古礼把錢接了过来）即使像玉木屋这样的吝嗇鬼，也架不住我們紧釘着要，他到底……”

馬五郎：“不是那么回事！”

扇藏：“怎么？”

馬五郎：“這錢是用師傅給我的那塊表換來的！”

扇藏：（吃驚地）“這麼說，您是把那塊有紀念意義的表……”

馬五郎：“我不能眼看著大家挨餓呀！”

扇藏頗為感動。

馬五郎：“不過，扇藏，你可別對大家說呀！”

扇藏：“呃，師傅真够為難啦……有一件事情不能不告訴您，就是那個新之助啊！”

馬五郎：“……”

扇藏：“您要是不背地裡好好地勸勸他，那就太不像話啦，這陣子簡直……”

馬五郎：“我倒是早就看出來啦，不過他可是我們劇團的台柱啊！”

扇藏：“……”

馬五郎：“現在的觀眾就是看不出好壞來！像他那樣受觀眾歡迎的表演藝術，說實在的能算得了甚麼呢？……扇藏，我們倆干這行已經快五十年，可是最近我經常討厭干這個啦。哈哈。”

街 道

傳助一面走一面東張西望地找美佐子。

美佐子正對着傳助走來。她發現傳助，趕緊躲在電線杆後面，等他走過去，然後像逃走似地跑開了。

后 台

演員們在彩排“鈴鐺林”這出戲中轎夫的動作。

扮演“道成寺”中一個角色的阿慶穿著戲裝走進來。

阿慶：“喂，彌太，戲里還沒到你被砍一刀的時候呀！”

彌太：“哪里，這是肚子餓得我跌倒的呀！你以為我是讓

新之助扮演的“权八”砍倒的么？那可太傻啦！”

阿庆：“戏里的人物本来就是这样的吗，你扮演的角色就是被轿夫砍一刀的呀！应该这样（说着做了一个姿势给他看），身上疼痛难忍，踉踉跄跄摇晃晃向前颠了两三步，然后扑通一下子跌倒，你是被人从背后扎了一刀的，所以必须往前走几步，然后这样摔倒。”

阿庆作了个被人砍了一刀的姿势，然后扑通一声跌倒。

吉次：“喂，阿庆，让老板看见又该说你啦！”

阿庆：“因为弥太表演得不真实，我这不是在教他嘛！”

吉次：“可你是演青衣的呀！”

阿庆：“多亏你提醒我！喂，吉次，你演挨砍的那一段，表演得不真实啊！你的武功虽然满行，可是在你的戏里全用不上！”

吉次：（苦笑）“你这个野丫头真够呛。老板看你将来能成个好青衣，所以才加紧培养你哪！”

阿庆：“我看哪，大概是因为一辈子都当不了名演员。所以爸爸老是不严格地要求我！”

吉次：“你说这话真叫没良心！老板待你呀，真是把你放在眼珠里也不嫌弃！”

阿庆：“这份恩情我是忘不了的呀，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把我抱养过来，不然的话，现在说不定早就当了妓女啦！”

她说完沉默了一下，然后匆忙地走开了。

新之助走进来，坐在屋角化妆用的镜子前面。

新之助：“阿民不在么？”

音藏：“给为吉买襯衣去啦。”

新之助：（啧啧舌头）“戏装给我修理好了吧！”

傳助走进来，他怯生生地走到新之助的跟前。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他。

傳助：“新之助……”

新之助：（板起面孔）“甚么事？”

傳助：“你……你知不知道美佐子……”

新之助：（一臉尖酸刻薄的神氣）“大概我不可能知道她吧？美佐子怎么啦？”

吉次帶着瞧不起他的神情，伸手從新之助的煙盒里拿了一支煙，叼在嘴里點着，吸了一口往新之助的臉上噴。

新之助不由地用白眼珠瞟了他一下，故意表現出冷漠的樣子，繼續化着妝。

后台的女管事匆匆忙忙地跑進來。

管事：“新之助先生，有一個漂亮的姑娘在門口等你，請你出去一下。”

新之助：“……”

管事：“她說要見你，沒功夫？”

新之助：（十分討厭的樣子）“快上場啦，把她趕走吧！”

月太郎：“哎呀，（嘆了口氣）你也太薄情啦！”

新之助：“我已經玩夠啦，給你吧！”

月太郎：“真的么？這可太讓人高興啦！”

說完一個箭步跑出去了。

戲院門外

戲院守門的正在大聲地喊着，招徠觀眾。

一個年青的姑娘在門口躊躇徘徊。

月太郎走來。

月太郎：“哈哈，您來啦！”

姑娘：“新之助先生呢？”

月太郎：“您來，勞駕，請到這邊來一下呀！（他把年輕的姑娘領到戲院旁邊的小巷子里）您還是把那個沒良心的忘了吧。

和我一起不好嗎？怎样？怎样？”

那个姑娘尖叫了一声，推开他就跑。

月太郎被推翻了个斤斗。

舞台上

正在上演“鈴鐺林”。

新之助扮演的主角白井权八正在揮刀“斬杀”轎夫們。

鼓板慢敲。扮演俠士的馬五郎輕挑轎簾，只見他身着便裝，腰挂利刃，足登快靴，安坐在轎里，看着眼前这个武打場面。

馬五郎：（念白）“年青人，你等一等！”

新之助：（念白）“忽听有人喊等一等，难道叫的就是我白井权八嗎？”

戏在进行中，观众席上有一些妇女發出輕浮的喊叫声：

“新之助先生！”

“演得太棒啦！”

这些無聊的观众有的把紙烟，有的把錢用紙包起来往舞台上抛去。

戏院的后院

扮演轎夫的傳助还穿着戏裝，正在讀一封信。他拿着信紙兩手直打顫。

后 台

从舞台上下来的吉次等人正在喝茶。

音藏：“傳助沒上場吧！”

弥太：“不錯，所以我才挨了兩次刀砍哪，折騰得我肚子餓得直發昏啦！”

傳助悄然走来。

吉次：（看見傳助進來）“傳助，你怎么啦！”

傳助喪魂落魄似地頹然坐了下來。

傳助：“看看這封信吧！這是美佐子托街上酒鋪的小伙計送來的！”

吉次：“什麼！”

傳助：“美佐子讓新之助騙啦。信上寫着她對不起我，所以要去自殺！（說到这里放聲痛哭起來）她，她是用自殺來向我道歉啊！”

吉次連忙接過信來，人們也圍上來看着。

扮演白井權八的新之助走進來。

吉次：（沖了上去）“新之助！”

新之助：“甚么事啊？”

吉次：“你这个坏蛋，要好好教訓你一頓（說着一拳把他打倒）！你把美佐子害死啦！”

新之助吓得面如土色。

舞 台

阿庆扮演“道成寺”中的主角，正在舞蹈。

扮演和尚的扇藏却若有所思地站在一旁。伴奏的音乐用的是流行歌曲的唱片，与戏剧的情节毫不相符。

馬五郎的房間里

毫無悔改之意的新之助坐在馬五郎面前。

馬五郎：“你怎么解釋這個問題呢？”

新之助：“您以為美佐子是一個正派人么？”

馬五郎：“新之助！美佐子是一個有夫之婦！”

新之助：“師傅，您用封建的眼光看問題就不對啦！我所說您那位去世的太太就和您的師傅發生過關係。我還聽說，要

是他們的这种曖昧关系傳出去，那会对您的师傅很不利，所以您的师傅才和您商量，让您和这个女人结了婚，对不对？”

馬五郎：“这又怎么啦！”

新之助：“怎么啦？这么一来，您不但替您的师傅贖罪，而且您也就憑这一下在东京戏剧界吃开了……哈哈，您师傅因为您这样替他贖了罪，说不定背地里要合十膜拜呢。（嘲弄的口吻）我对于师傅您这种令人欽佩的性格，还有什么可說的呢……”

馬五郎突然打翻了茶碗。

新之助：“您这是干什么？”

馬五郎：“过去的这些丑事我也許是太糊塗了吧。可是像你这样不知羞耻的人，我是不能原諒的，你給我滾出去！”

新之助：（一臉好笑）“中村新之助要是不上台，就沒人看你們的戏！”

馬五郎：“我用不着你操心！”

新之助：“真的？那我可就走啦！（說着站起身来）我可以走了吧！”

后 台

大家坐在一起，都面呈緊張之色。

新之助走出来，后面跟着馬五郎。

吉次：“喂，你去跟傳助道歉！”

新之助：“我没有什么話可說的！”

吉次：“渾蛋！（跑出去想打他）”

馬五郎：“（連忙制止）吉次，不要动武！新之助已經不是我們的人啦！”

新之助若無其事地坐在化妝鏡前收拾他的用具。